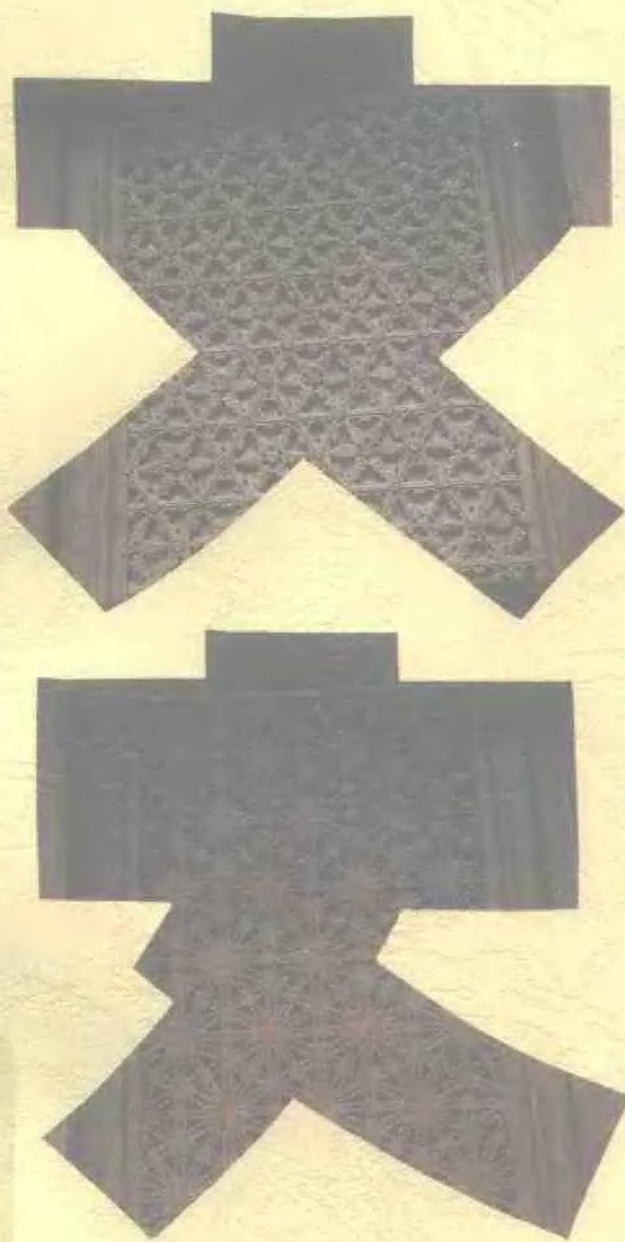


北京文史资料

第59辑



▲收回北京外国兵营始末

▲北京劳改农场的建立和撤消

▲我学习音乐之路

▲「平安大道」觅古

0103793

K291
47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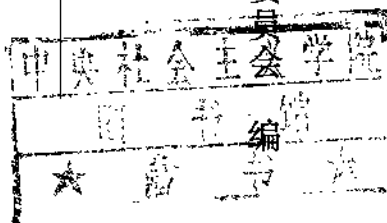
北京文史资料 第59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1037939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史资料 第 59 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
ISBN 7-200-03745-1

I. 北… II. 北… III. 文史资料-北京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231 号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 59 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40 000 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0-03745-1

K·384 定价:16.00 元

《北京文史资料》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舒 乙

编委会副主任：弥松颐 贾凯林

陶信成

编委会委员：王灿炽 李 牲

李滨声 张 洁

陈平原 郑 潜

赵其昌 谢 方

蔡美彪 戴 贤

张秋萍

本辑执行编委：陶信成



· 共和国脚步 ·

- | | | |
|----|------------------|-----|
| 1 | 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纪实 | 陈寿儒 |
| 5 | 收回北京外国兵营始末 | 李正修 |
| 14 | 回忆北京市第一区人民法院 | 梁文茜 |
| 20 | 北京市私营制药工业的变迁 | 钱椿涛 |
| 31 | 北京劳改农场的建立与撤消 | 阎 鹏 |

· 名人自述 ·

- | | | |
|----|---------|-----|
| 49 | 我学习音乐之路 | 李焕之 |
|----|---------|-----|

· 追思与怀念 ·

- | | | |
|----|--------|-----|
| 87 | 贺老总的身影 | 严寄洲 |
|----|--------|-----|

· 旧京文化 ·

- | | | |
|-----|------------------|-----|
| 108 | 三四十年代北京的电影和流行歌曲 | 翟鸿起 |
| 176 | 我所知道的日伪时期北平的广播电影 | 吴逸民 |
| 181 | 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外馆沈家 | 白化文 |

· 台胞与北京 ·

- | | | |
|-----|---------|-----|
| 192 | 台湾籍人在北京 | 何 标 |
|-----|---------|-----|

· 京城史迹 ·

- | | | |
|-----|----------|---------|
| 199 | “平安大道”觅古 | 赵其昌 刘之光 |
|-----|----------|---------|

· 寺庙春秋 ·

- | | | |
|-----|---------|---------|
| 242 | 北京的关庙 | 王国华 |
| 251 | 回顾东四清真寺 | 彭 年 回宗正 |
| 257 | 京师名利广化寺 | 张必忠 |
| 268 | 戒台寺·拈花寺 | 郎深源 |
| 277 | 漫忆旧京智化寺 | 关其放 |
| 283 | 通教寺小记 | 卓 英 |

· 来函照登 ·

- | | | |
|-----|------------------|-----|
| 286 | 杜聿明、溥仪没有在团河农场改造过 | 阎 鹏 |
| 287 | 编后记 | |
| 289 | 勘误表 | |

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纪实

• 陈寿儒 •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之后，1949年8月9日，标志着200万市民当家作主的北平市第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开幕了。

北平市第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会场，设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有：彭真、叶剑英、张友渔、吴晗、余心清、韩卓儒、许德珩、许立群、萧明、张奚若、诸福棠、梁思成、徐悲鸿、钱端升、贺绿汀、张晓梅、孙孚凌、陈铭德、马玉槐等，共312人。

会议期间，时逢夏末，北平大地阳光普照。中山公园，在园林工人辛勤护理下，整洁一新；苍松翠柏焕发青春，唐花坞里百花齐放，庭园花坛万紫千红，园路旁盆栽花卉芳香四溢。社稷坛上五色斑斓，中山堂红旗招展，会场内外庄严壮丽。

我作为北平解放前创刊、解放后继续出版的惟一一张民营报纸——《新民报》（北平版）的记者，欣然伴随各界人民代表走进中山堂，对这次历史性的盛会进行现场采访。

8月9日上午9时的开幕典礼上，先由叶剑英市长致开幕词。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等领导同志和来宾相继讲话。朱总司令在讲话中号召北平市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打好建设新北平的经济基础。董必武主席在讲话中肯定了北平在解放才刚半年多的时间，就解决了从前反动政府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如清除垃圾、整理摊贩、收容乞丐、改造小偷等等，从而消除了发展生产、建设新北平的障碍。董必武主席并号召北平市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一致建设新北平。

北平市召开的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视和关怀。日理万机的毛主席，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是会议进行到第五天，即8月13日下午5时25分，只见会议主席彭真同志匆匆地从中山堂北门走进会场，兴奋地向全场代表们宣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望大家来啦！”彭真同志的话音未落，全场代表应声起立，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健步走进中山堂，面带慈祥的笑容，不停地向代表们挥手，操着湖南乡音，亲切地向代表们致意：“代表们，你们好！”“同志们，你们好！”

毛主席在人们欢呼声中走上会议主席台。代表们又接着呼口号：“请毛主席讲话！”“请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随即走向讲坛发表讲话。毛主席温和地说，我今天来祝贺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还给代表们带来了一封群众来信。毛主席说着，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了那封信。毛主席说，这封信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说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公营事业屡次调价；二是说民生困苦，失业人多；三是说共产党人吃苦耐劳，尽心尽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毛主席接着评价这封来信说：我看写信人的态度是比较公道的。物价和失业问题，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生活问题，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切实采取有效办

法，逐步地予以缓解和解决。至于采取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今天想提请会议代表研究讨论的议题。

毛主席继续讲到，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拥护我们，人民政权也能巩固和发展。毛主席接着回顾说，31年前，我在北平居住过。那时，北平有个北洋政府，还有安福系、进步党和国民党等等党派。他们都争搭戏台，唱了一阵子戏。可没过多久，他们就相继离开了戏台不再唱戏了。他们为什么不唱了？这是因为人民都不想看他们演戏哩！现在北平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虽然刚刚解放不久，北平就已经开始变了样，许多方面都在进步，北平变得很有希望。

毛主席着重讲到，依据北平的情况和条件，等到即将召开的新的政协会议讨论决定之后，北平就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平就要改为北京了。代表们听毛主席讲到这里，人人兴奋不已，心花怒放，为即将成为首都北京的市民而骄傲与自豪。毛主席随即号召各界代表和全市人民群众，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要一致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为迎接、建设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而奋斗。

毛主席讲完话，走下了讲坛。此时，代表们拥向前，竞相和毛主席握手。作为记者的我也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赶上前去，握住了毛主席的敦厚巨手。

毛主席在彭真同志陪同下要离开会场了，代表们又齐声唱起《东方红》，用嘹亮的歌声欢送毛主席走出中山堂。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代表们热烈讨论了毛主席交付的群众来信所提的问题，并商议了解决办法。

北平市第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相继进行了以下各项议程：听取并通过了叶剑英市长所作的《北平市接管与施政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北平市今后要进行的三项重要工作，即：一、进一步巩固革命秩序，继续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二、继续恢复与发展生产，加强市场管理，平抑物价，与

投机捣把扰乱市场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安定人民生活；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造中小学教育，加强群众的社会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会议于8月14日胜利结束。

在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后不久，即9月21日，在北平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并决定定都北平，从9月27日起改北平为北京。北平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决议，立即通知所属各单位：将印信戳记、证章、牌匾及文书用纸上的“北平”字样，自10月1日起一律改为“北京”。

陈寿儒：《北京日报》记者，已离休。

收回北京外国兵营始末

· 李正修 ·

1950年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收回北京外国兵营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帝国主义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一切特权被彻底废除，东交民巷所蒙受的耻辱被彻底洗雪干净。我有幸直接参加了这一斗争，做了一点工作。近五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心情仍然十分激动。我深深地认识到：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的 由来和演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允许各国派公使常驻北京。其后，英、法、俄、美、德、意、奥、日、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相继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建立公使馆，还有各自的武装卫兵，总数约四百多人。其他外国人也陆续到东交民巷居住，买地建

房，逐渐建设起银行、洋行、商店、医院等。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清王朝和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下去之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十一国（除八个出兵的帝国主义国家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除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外，特别让人痛心的一项就是划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和允许外国驻兵。在中国的首都之地，出现这样一个远远超出国际法公认的外交特权与豁免范围的使馆界并建立兵营，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实在是中国的莫大耻辱。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东交民巷使馆界的范围被扩大了：东至崇文门大街，西至兵部街，南至崇文门——正阳门城墙，北至东长安街以北头条胡同，均划为使馆界，界内原有的清政府官署衙门、百姓住房、商店、庙宇包括堂子（清朝皇帝祭天祭神的地方。堂子为满语音译），全部拆毁，只有东交民巷西口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留下来。出兵的八国分别建了兵营，东交民巷四周边界修筑了一丈多高的界墙，上面建有炮台和碉堡，东、西、北三面墙上有瞭望孔和枪眼，东交民巷八个出入口修建了大铁门，有荷枪实弹的外国兵站岗守卫，使馆界东、西、北三面界墙外拆除一切障碍物，辟出数十丈宽的开阔地，作为各国的练兵操场和跑马场，使馆界内的胡同道路街名也都改用外文地名。外国驻兵是东交民巷使馆界的最突出特点，是中国丧失主权的最主要标志。中国政局一有风吹草动，各国就往使馆界增兵，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路过这里的中国人民，莫不仇恨满腔，横眉怒目，痛心不已。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无力消除帝国主义特权，东交民巷使馆界仍然存在，并且成为各国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特殊场所。如袁世凯的窃国称帝，张勋的复辟丑剧，段祺瑞的执政，溥仪的出走天津等等，都与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的插手、支持有关。1927年4月奉系军阀搜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猖狂活动，也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国家使馆互相勾结

的结果。1927年，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各国在南京设立了使馆，但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和外国兵营仍然存在，只是使馆降了格，改为领事馆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随即对日、德、意正式宣战，声明废止与三国签订的一切条约，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当然失效。由于日军占领了北平，东交民巷使馆界事实上成了日本的一统天下。为了巩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拉住中国共同对日，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政府分别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放弃过去基于不平等条约（包括《辛丑条约》在内）从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其后，中国政府又相继与比利时、荷兰、巴西、挪威、瑞典、加拿大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或换文，作了同样的规定。

中英、中美新约的签订，从法律上和名义上标志着北京英、美兵营的收回；但由于日军的占领，规定废除这些特权对英、美来说，不过是一种有名无实的“慷慨”，只要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胜利，中英、中美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就是一纸空文。日本投降以后，只收回北京的日、意、奥兵营，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其他外国兵营，由于中英等新约中规定“为公务上之目的……有继续使用之权”，大部分依然如故。蒋介石集团蓄意投靠美帝国主义来打内战，当然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新中国废除外国特权的坚定立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己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

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1949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东交民巷，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势被一扫而光，东交民巷回到了人民怀抱。

但是我们并没有马上收回东交民巷外国兵营。这是因为我们要集中力量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些问题可以让它暂时放一放，待我们在全中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然而这又是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也不会忘记的任务。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总纲中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所订各项条约和协定，新中国将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或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收回北京外国兵营的时间到来了。

三、收回北京外国兵营的过程和斗争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布告，内容是：废除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之兵营；在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及其他军用建筑因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目前此项兵营及军用建筑因军事之需要予以征用；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上述布告，1月6日当天下午，分别贴在了东交民巷22号美国兵营、台基厂三条1号法国兵营、东交民巷42号荷兰兵营（原是德国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归荷兰）门口。我当时在北京

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工作，当我得知这份军管会布告的文稿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并经毛泽东主席圈阅、是中央的决策时，心情非常激动；而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心情有点紧张而又十分自豪的是，我受领导指派，和别的同志一起，以北京市军管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于1月7日上午分头给美国原总领事和法国、荷兰原领事送达了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命他们在七天内将兵营腾出，军管会人员1月14日前来接收。

进入东交民巷22号美国兵营大门，正面是一座东西向的楼房。我进入楼内办公室，向美原总领事柯乐博宣读了军管会的命令，并将命令交给柯乐博（我因前不久到原美总领馆查丈过土地，认识柯乐博）。他没有拒绝，但说要向国内报告。我送达命令后就回到办公室，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去法、荷兵营的同志也都完成任务，法原领事伯亚乐、荷原领事费渊都收下了军管会的命令。我想，他们虽然原来都是外国总领事、领事，但人民政府不承认他们的外交人员身份，他们只是个侨民，他们岂敢拒收军管会的命令！

但是，他们还是妄想跟我们较量一下。在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后，柯乐博写信给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表示“抗议”，拿出1943年1月的中美新约中“为公务上之目的……有继续使用之权”一条来抵挡，说东交民巷22号美兵营已改作总领馆办公楼，又说东交民巷22号门牌已经不存在等等。费渊也写信表示，“尚未接到移交东交民巷42号房屋的任何指令”。军管会对此根本不予考虑，把他们的来信退了回去。伯亚乐则写信给我外交部声明：如军管会进行征用，法政府将提出抗议。他们还狡辩说，现在并非军事时期，又说，收回兵营是国家间事，怎么是地方机构处理，等等。我们表示，军管会的命令必须执行，如果不移交，后果由他们负责。

1月13日我们又到上述三处查看，告谕他们，军管会人员第二天前来接收。

1月14日上午，我军管会人员分三个组分别去美、法、荷兵

营执行征用接收工作。市外事处马振武副处长在军管会办公室坐镇，我随同在办公室协助联络工作。

荷兵营已经腾清，管理员英人赫治齐领我工作人员白平看了整个兵营，向她移交了兵营建筑和房屋，白平一一作了清点、登记，交接比较顺利。交接完后由费渊签字具结，说明兵营房屋交接完毕，他的东西未受任何损失。

法国兵营也已腾清，交接也比较顺利。但是伯亚乐不肯签字具结，说是奉本国政府命令，不在任何与兵营有关的材料上签字。但他口头上表示，事情进行很顺利，中国的工作人员都很好。

去接收美国兵营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秘书主任李幻山等四人。美兵营并未腾清，到处堆放着各种东西。柯乐博和原副领事包华德在场。柯乐博表示，他已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如仍要征用，后果由征用人负责。我们指出，22号院内还未搬动，柯先生似有意违抗军管会命令，发生的后果柯先生应负完全责任。柯见我们坚持，不得不表示他马上搬动。因东西太多，到下午5点仍未搬完。我工作人员商量后，准他延时腾清，军管会人员1月16日上午9点前来接收，不得再行拖延。柯乐博点头同意。

正当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兵营内查看时，发现隔壁东交民巷23号美原总领事馆内有人从墙上向我工作人员拍照，李幻山同志当即向柯乐博提出责问，要求查明。柯乐博有点紧张，把那照相的人找来（22号兵营和23号美原总领馆间有墙隔开，但有汽车道相通），柯乐博显得很尴尬，原来照相的人是柯乐博的秘书高德温夫人。李幻山同志指出，偷拍照片是不正当的。让她交出了胶卷，还让她签字具结，如有差错，由她负责。

1月16日我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东交民巷22号，美国兵营已全部腾清，柯乐博领我工作人员看了整个兵营，看了全部楼房、平房、车库、游泳池等，我工作人员一一作了清点、登记。兵营西端有一块斜坡地，本来并未划给美兵营，美建兵营时把这块斜坡地自行霸占圈了进来，成为美兵营的一部分，建了房屋。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及官有债务义务清理委员会”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2月进行的清理工作认定，美领馆使用的东交民巷22号西端斜坡地，系美国自行圈占使用，虽经公使团“默认”，不能按新约的规定无偿使用，但以该地美国圈占使用多年，复建有房屋，不便令其拆除，也不能追问既往，提出了让美国租用的意见。该清理委员会于1947年底结束工作，以上问题上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后便无下文。我军管会这次收回兵营，那块斜坡地理所当然地同时收回了，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美国兵营交接完后，柯乐博也不肯签字具结。

我们征用美兵营时，美国国务院曾声称，军管会的命令违反了1901年给予美国的、并在1943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硬说中国收回的是美领事馆的办公地址和产业，威胁要撤退所有美官方人员。新华社1950年1月18日在一篇评论中给予了有力的驳斥。评论说，《共同纲领》中明白宣布，要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不管它们是久已存在的也好，是1943年重申过的也好，军管会有义务执行《共同纲领》，决无义务执行这些不平等条约。在北京的一切守法外侨，包括外国驻京前领事在内，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而不应当妄想保持旧日的特权，否则就是违背中国政府的命令，侵犯中国的主权。北京市军管会收回的不是任何领事馆的办公地点和产业，而是某些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所谓驻兵权而占据的中国地产，军管会所要征用的只是此项地产上的兵营，而且因此项地产收回所产生的房屋问题，中国人民政府还要另定办法解决。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

收回美、法、荷兵营的工作顺利完成，北京市军管会、北京